

擘經室集四





研  
經  
室  
集  
四

阮  
元  
著



中  
華  
書





# 肇經室一集卷十二

## 浙江圖考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樓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卽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郡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詒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鄭元分三  
止海入此

澤震

鄭元最重者為南江北云會彭  
注鄭元南江北不合必非鄭氏注

彭蠡

北在彭蠡  
與南江北合  
注鄭元明鄭元  
注鄭元明鄭元

與南江北合  
注鄭元明鄭元  
注鄭元明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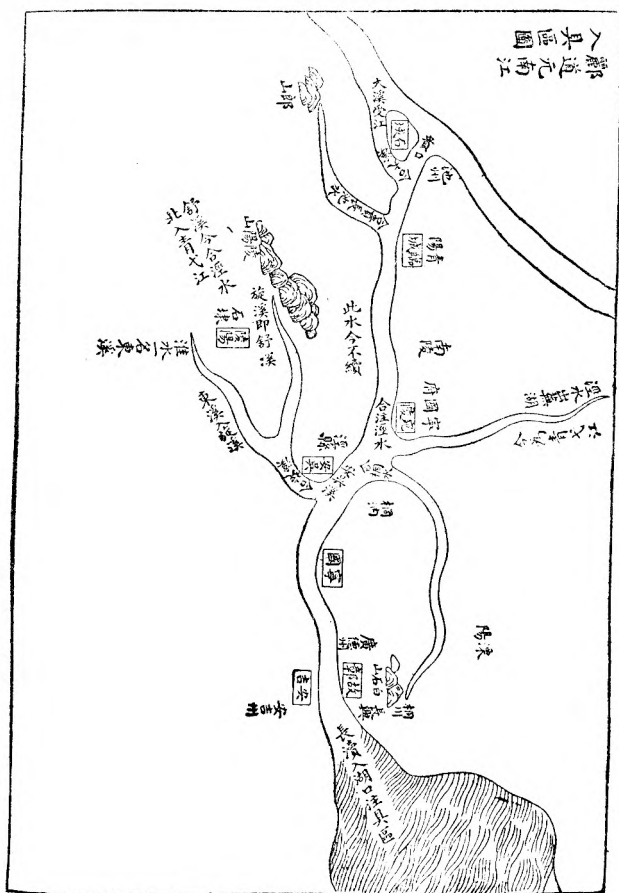
岷江居其中為中江

左合漢為北江

岷江至彭  
與南江北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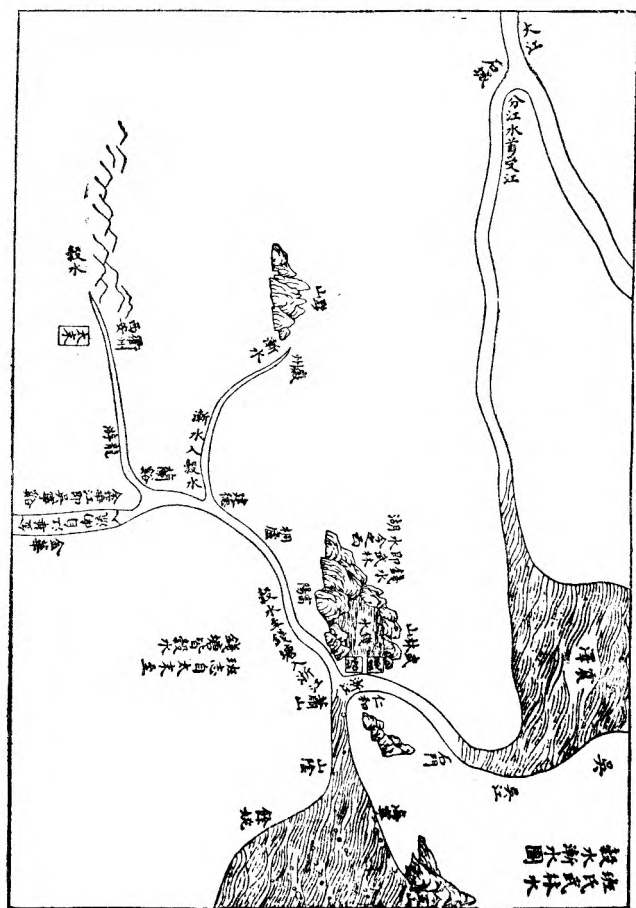
鄭元分彭蠡為三北  
云彭蠡與南江北合二  
分一合此必非鄭元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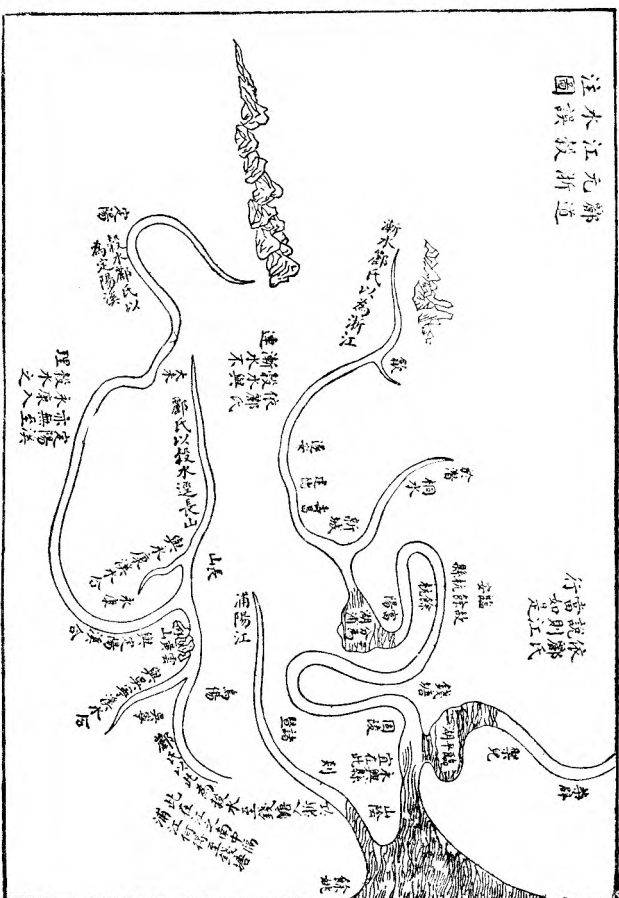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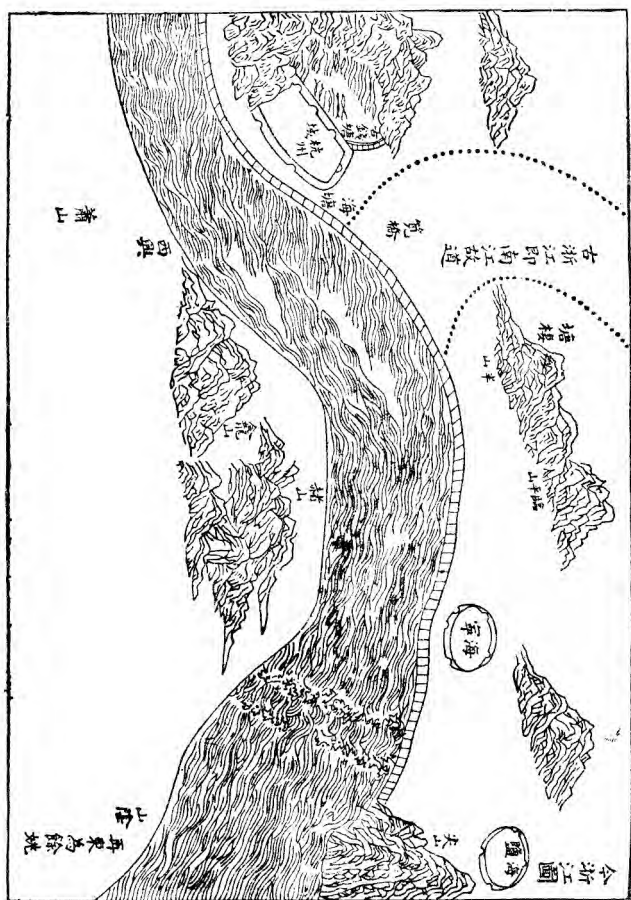






鄧元折道  
水誤注圖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尙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既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旨。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旨也。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爲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間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曰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池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池。池字解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池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卽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間。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



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著之驗也。脫不字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

水經注詳在後

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

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尙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

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泔之說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泔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真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眞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眞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爲分矣眞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東迤北經非以東迤爲句也蓋斷東迤爲句則必北會連東迤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眞爲鄭注可據也彼以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迤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卽令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迤者不曰東迤北者於此而仍據爲眞鄭注不亦僨乎然則可斷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眞僞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迤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敍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

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己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池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至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敍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肅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眞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

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柱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釋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敘。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

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牖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吳。

毗陵。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湔氏道。

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卽用職方氏之說，亦卽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也。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朏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支流，然朏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吳南之水，而不以歷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支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詆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湔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

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鄞氏所敍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江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黟中漸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敍北江止於毗陵。敍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肫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肫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卽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

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闕駟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瀕氏徼外嶠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嶠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嶠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案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

漸。

之也。又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此言亦本於說文。

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江猶沔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池。

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池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池則同鄭訓池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衺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榮曰溢南江曰池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榮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池足以當之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池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即彭蠡無論江會彭蠡竝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池乎且導漾旣云東匯澤爲彭蠡

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同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既屬於導漾。不必又復叙於導江。沆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涇。汶非沆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迤同於東匯。所異者。迤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滯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迤。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卽是東迤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旨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鬪。則禹貢分敘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迤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敘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迤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迤者。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迤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迤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 犖經室一集卷十三

## 浙江圖考中

###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此爲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

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州。卽鵲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正實指至此東池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狗正同。南江東池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零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零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零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池。卽石城分水何疑。

###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安得逕牛渚而方屈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饋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饋口欲

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蓋旣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貴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貴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瀟灑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閒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嶠湖其北爲北嶠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鄭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鄭氏所敍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出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



谿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谿嶽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碓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竇有泉涌出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旣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然舒谿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切乃流

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箸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鄺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鄺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瀟湖。今水經注無此語。瀟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瀟湖。由瀟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

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閒。蓋中江出太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浙江逕禦兒詳見後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

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太湖而出太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太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敍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澈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澈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出于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澈浦。以通巨海。是澈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轅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敍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澈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澈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古蕩等地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肅明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繆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鄺氏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鄺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切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駟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歷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鄺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

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漸江。不敍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閒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

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鄺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開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鄺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



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穀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敍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阡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山拳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鄺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鄺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南江。而歸入漸江水下之鉞浙江。臆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鄆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粗塘。謂之粗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鄆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敘浦陽江與今合。前敘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其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其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

杜預注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檣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

于沒。

以上皆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旣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檣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檣李。是檣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檣李。則今嘉興之地。檣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檣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檣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檣李。亦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閭閻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閭閻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歷歷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



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以上皆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圍陽冥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虞，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泰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橋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橋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橋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鉞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橋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進。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圍。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橋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敘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境，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樵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閭，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卽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迤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迤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

陵。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句涇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迴穀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泉亭山之閒。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纜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梁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恣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

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忽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檣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 擘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卽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笕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笕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厯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笕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覓浦。卽今覓橋。覓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麻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渥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塢。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覲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尙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旣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覓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

此見傳氏禹貢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

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

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尙足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荊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尙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

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蘆漚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海。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諏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壤，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管，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過安吉縣，今太厓長瀆，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寒，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湖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尙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縣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澗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既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歙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

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麻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泮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塢。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支流。而東至餘姚入海。



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麻鳥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荊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敘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濱入具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壅塞，厥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

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切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僞。遂至詆班志三江。而以為皆北江之支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東過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

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大郭璞記。

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

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為精確。乃以東過北會于匯為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過者為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為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為定。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即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

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卽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尙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浙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傳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蒲氏道下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城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旣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耶。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

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實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其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

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隔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

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闕邇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澈浦，其枝分麻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千餘里，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御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鄆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目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既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



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滌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迤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真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真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滌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



